



萃按  
羅山文集  
七

曾  
775  
79



曾  
175  
79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雜著五

韓容筆語



慶長十年乙巳二月京師蕃館與朝鮮使僧松

雲筆語

松雲號四明山  
大師諱惟政

松雲問曰天何言哉我欲無言是何意也孔子曰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是何意

先生答曰聖人以子貢多言故曰天何言哉天何  
言哉蓋警子貢也雖然聖人之道豈可以言而不  
傳哉有德者自有言又豈浮誇荒唐之言為貴乎



雖然其實理要在學者默識而已聖人之起居語  
默動靜之間自莫不有其教與天道之四季次序  
風雨寒暑晝夜亦莫非教何異是豈嫉聖人之言  
而後爲之教乎故孟子曰不言而喻者其斯之謂  
歟元亨利貞者天道之常也仁義禮智者聖人之  
教也是乃所以聖人與天同德乎學者不可不學  
聖人

問善哉美哉既曰吾無隱無隱者何在

答宋黃太史參晦堂聞岩前桂香時以吾無隱乎  
爾爲入頭處禪者所示與儒者所言豈果相同乎

羅太經曰豈惟曾點之見解却無顏子之工夫是  
言如何若有示諭者憐我

問聖人所以樂者何事也

答是周子之所示二程者也儒者一生之功夫唯  
在于此耳

問古人以不遠復三字以成君子一生功業不可  
以古之糟粕而已君之朝夕用心處又如何

答不遠復者顏子所以不貳過也成湯且日改過  
不吝以是爲工夫亦好余工夫唯在上一無適

問上一至佳君年未及而立頗有看書之眼爲君

多之

此時 先生二十三歲

寬永十三年丙子臘月江府蕃館與朝鮮學士

權試筆語試號菊軒

先生問唐宋文散官階自二品至五品皆有大夫之異號自六品以下有即無大夫費邦官制亦可有階級今所問則每品其大夫名須記取權試答唐宋之制自有當時史籍而沿革不同考諸其文可知也已我國遵倣蔡制品級有制一品

正從則有大匡輔國崇祿之號而大夫之稱止於四品矣五品以下亦各有即稱

問中華文散官正從一品有開府儀同三司等號無大夫稱自二品以下有大夫稱止于五品今費邦已依中華官制奈何相違戾哉在但文官武官淆雜云爾哉吾聞費邦官職制法所定編著板行于世我朝亦須有其書猶在乎若今所筆語有不實則如他日證明何哉若不能諳記則考諸費國官志可也

答開府儀同三司即唐之官制也我國官制斟酌

古今而損益之若言其槩則中朝之制也武官階  
雖高不得與階卑文官抗禮則是猶中朝之都督  
乃一品武官而以五品翰林之官爲御史而巡按  
者也烏有渚雜之理哉若夫我國官制板行之語  
則既有可考之道何必以筆端相辯哉然大約有  
九品階級舉一隅則可反其三也

問見所答未得其趣且今洪菱兩譯人記云二品  
嘉善大夫三品通政通訓大夫云云然今正使通  
政大夫副使從事官共通訓大夫由是見之則人  
與位相下上者也疑上加疑何以得其趣乎又想

中華正議大夫通議大夫與貴國通政大夫通訓  
大夫相當歟雖然小國之卿當大國之大夫則通  
政通訓共是從四品歟請告其情勿食言惟可事

洪喜男菱謂賓共爲嘉善大夫故云之

答洪菱所謂嘉善爲二品者名實不同蓋我國官  
制有散影二規散者如閑散之謂也影者如形之  
有影只有稱號而不得踐其位猶唐之賞爵也亦  
猶皇朝賞職帖也通政通訓旣是三品之階而  
向稱官制板行則何不考閱以破其疑耶凡人相  
交不信則難久况堂堂天下所共知之官制何可

相瞞乎小國自有卿大國自有大夫雖欲引古之語比而較之三品之崇階又豈如四品之卑秩乎中華正議通議之稱今不可一一記取而通政通訓之三品昭若日星更無可言

問人臣有相國左右丞相是古今之官制也貴邦亦可有之欲聞三公之稱

答漢時以蕭何為相國其後平勃為左右丞相則其稱古矣我國有三公一曰領議政二曰左議政三曰右議政

問議政相當大匡輔國崇祿大夫否如何大匡輔

國大夫當相國又輔國崇祿大夫當左右丞相有大夫而無公又無卿乎

答相國之階職各異若并與階職而呼之則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而餘皆類此其下又有兼職所謂公卿者蓋汎稱宰相之名也

問正使任統何州縣人乎其字如何其望秩如何常陪王側者乎按撫巡檢者乎登進士登第者乎副使從事官准之請述其履歷行實

答我國之法若是近侍之臣則人不敢呼其字而只稱其別號從當何叩而委白是計三使臣皆是

京華望族而上使登進士捷文科屢經御史之任  
而出入銀臺常侍經筵之側副使早歷進士狀元  
及第狀元出入玉堂而且明儒學爲一世文宗從  
事官亦登進士捷文科歷揚清顯正笏立朝方  
爲執法之官遠近莫不服其風稜皆一時之極選也  
問中國王公世史稱其里閭姓名往往然矣貴國  
殿下亦何不稱其姓諱乎欲聞其詳而知三使之  
爲人也向旣稱任統金世濂黃床則不斥其名歟  
要須告其事

答盛教果爲至矣以子思子而稱孔聖曰仲尼則  
字是別稱之一也但國中稱之曰任某官金某官  
黃某官而不稱其字故不佞亦不敢知也上使之  
號白麓副使之號東溟從事之號青丘則稱之有  
此足矣不佞少有遺世之志以詩酒自放於禮法  
之外周遊天下不與世相接數矣此所以不敢知  
者也必欲知之則從當探知以達焉

丙子臘月與朝鮮進士文弘績筆語  
弘績號白眉  
先生問除夕逐儺有之乎  
文弘績答戲子等及十二獸造像雜戲有逐鬼之

舉

問十二獸神號欲聞之

答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獸也子爲鼠丑爲牛寅爲虎卯爲兔辰爲龍巳爲蛇午爲馬未爲羊申爲猴酉爲鷄戌爲狗亥爲豬

問後漢書禮儀志追儺雖有良不祥攬諸等諸神之號後世群書未詳言其故儺神與邪鬼之名各欲聞之

答聖人言理不語鬼後世何以詳知

問聖人不語怪乃論語所記也然易云載鬼一車

又云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能事鬼神宰我問鬼神之義孔子告之故雖聖賢不能不語鬼貴國依中華既有儺禮則其神號鬼號何不有之乎是以問焉

答取示是矣然周公豈好鬼神而事之者也是不過敬鬼神遠之之道也宰我之問孔子答之豈亦好鬼神也吾未詳人事之大焉知神鬼之號也儺禮則是亦敬鬼遠之道豈有他哉

問儺禮在季冬晦夜乎在立春前夕乎

答立春有進退之候儺禮則非進退也每年季冬



念九日夜半爲之耳

問竊聞天啓三四年之際貴國李倬廢李琿而即位然乎李琿于今無恙否在華江乎問君主事雖難告語而請其示答

答我國邦憲嚴明臣不敢言君事不佞不敢依命矣不佞武人不知文義閣下問諸學士可也

問貴邦有律法書紫陽大君作序紫陽大君想是殿下之天倫也欲聞其詳

答不知紫陽大君之爲人安知其詳  
問頭上之毛巾奈何

答我國淡甫皮入深者也

問淡甫皮何皮歟

答貴邦有此皮似猫而體大色黃而毛膩也

問麴屬而大者歟

答然

問殿下御諱或稱倬或稱倬較欲知其實又有李佺歟

答佺乃殿下同生弟也臣不敢論君幸恕亮焉  
問佺嘗有即位之事乎

答本無此事矣豈有如此事乎

問、柳川調興之徒、偽造國書、罪發覺、配流而其徒  
屬當斬、訖貴國能知之乎

答、我國邊地距京太遠、僕粗聞如此事、爾

問、然則貴國、朝廷既聞知此事、歟

答、朝廷不知之矣

問、貴國官位、大臣輔國之上、有左右丞相、相國等  
乎、大臣輔國、即是相府執政乎

答、大臣輔國、是相府執政也

問、申文忠叔舟為大臣輔國、而後兼禮曹參判、不  
知高官亦兼帶參判乎

答、往昔之事實、所不知、想其身死、後贈職大臣也

問、軍旅法、凡吹角、雖中華亦然、貴國角製、奈何以  
何作之乎、欲聞其形樣

答、凡此軍旅、倂做中華、非我之製也、其義不知之  
耳

弘績曰、思故鄉、毋而不忘

席間有橋

先生曰、今所答、有類封人遺羹、陸續懷橋之心、可  
見其孝甚嘉、歎之

先生問、貴邦三浦一則、釜山也、其二、欲聞其名、  
答、不知之

問帽段是何物哉黑青緞乎

答正是正是

問深衣之製法詳載文公家禮是行來朝人縫裁之工乎知之者乎

答我國有劉希慶嘗善於此年九十而往年死矣今有學焉者而是行亦無帶來者然考諸家禮則亦必有可據之制矣

問裁縫之工人雖無之携深衣而渡海者無之耶

答無之

問貴國春秋丁日釋奠之禮至今無懈耶

答不但春秋有釋奠之禮我殿下三年一謁于聖廟

問雲板一隻雲板何物

答雲板未詳知之但中朝大官坐堂之時有打雲板之說以此推測則如寺刹之木魚類也

問我們此是我等之義歟

答正是正是

問粟子謂婦女歟

答妻之兄弟謂粟子而婦女亦謂之粟子

問師米師字義如何精繫米歟

答正是正是

問撒酒風醉之醒歟

答醉酒失性如季布之行也

問白磁紙貴國所出之紙也是何紙

答雪花紙也色白

問耍們帥三字其音奈何

答耍音沙女稱們音門余稱帥音敗春也然考其韻解則詳矣

問砂貼木貼此二者何物

答以土爲砂貼以木爲木貼此盛饌物也

問杻炬松明之類乎

答杻小木也以杻爲炬非松明也

問馬蹄車食是何膳乎

答以真末合蜜煮油作果也

問七椽床飯盛饌乎美食乎

答盛饌之具非美食也

先生問宴儀時有車食車食者何

答所謂車食者果名也非果子乃以糴蜜合爲果煎於香油者也

問狍皮是何獸

答乃羔也似羊色白者也存毛爲羔去毛爲狝皮也

問三黜羊族 右四字古貴邦人來斯土紳面記

之不會其義若有其義乎請聞之

答不佞少好學問晚而投筆慕班超之志從事戎

間凡諸文義茫然迷津但此四字以臆說解之則

字畫非篆非真亦非草也似是籀文而恐是前

朝之佩物也三恐是王字黜國字羊似是貴字族

族字也

先生曰右四字如所云非篆非科斗今足下以意

解說之蓋是也歟千歲陽水於足下亦可以見之

多可多可

答陋鄙淺見變荷寵獎心實惶惶也

弘績曰剪燭夜話平生之一大幸而身上有病如

是辭退臨別黯然之懷曷有其極相思一念未嘗

忘于懷也

先生答告別而辭吾儕情多難以筆而盡只瞻戀

而已

弘績曰多謝厚意

寬永二十年七月與朝鮮進士朴安期筆語期

號螺山

先生問聞足下弱冠舉進士其芳聲可嘉尚矣以何等語為題乎欲聞之今茲歲幾哉

安期答不才謬忝進士何足稱乎蓋以詩賦僥倖焉詩則以圓通禪院感舊贈蜀僧為題賦則以麒麟不踐生草為題矣不佞三十六年虛生人世間倘所謂老苒苒其將至者非耶

安期曰不佞素聞日東有羅浮先生今見此詩非尋常人說話丈人無乃是耶

此時互唱和故云爾

先生曰即是

安期曰然則何不早言耶僕之欲躡清塵久矣

先生曰欲訪對馬太守美濃太守而倉卒來此矣

幸晤語足下惟幸

安期曰偶然相值天與其便

先生曰萍之與水本無情也况人乎

安期曰無情相遇無情相對正是杜子所謂與君相對沒虛舟者也

先生曰今此旅邸真勝張氏隱居也即迷歸去歟安期曰正愧庸陋不及杜工部也一笑

先生曰足下雖愧子美然詩慕子美者乎

安期曰色澤尚光華未知高年有幾

先生曰今六十一年數歲以前齒既落眼眇鼻涕  
殆如廢人

安期曰體氣輕健殆不如甲子一周者奇哉齒落  
眼眇韓退之未四十尚然公則已晚矣

先生曰以足下之所祝而不無聊

安期曰我之天君安靜則外人紛還何撓焉此意  
不佞與丈人知之此時座客紛

先生曰動亦定靜亦定方寸湛然迅雷不能驚耳

萬色不能亂目足下其然吾豈其然乎雖然它山之石  
可以攻玉吾亦要玉成

安期曰此道自敬字入

先生曰上蔡曰敬惺惺法此語體認久矣與浮屠  
所云主人翁惺惺否曰諾與我儒受用其同異有  
之足下謂何

安期曰提挈處無異應用處不同

先生曰儒者說禪禪亦儒禪人說儒儒亦禪故僧

宗杲曰欲知一貫兩箇五百願勿被彼徒唆炒

安期曰不佞無異之說非被他唆得也程朱亦嘗

取禪家句語豈以其道爲是哉形容道理或有相似者則取之所謂不以人廢言也

先生曰固是

先生曰本邦貴介公子好臂蒼者見貴國所編鷹鵠方論則其中有未詳者有藥劑難知者有飼養法不練習者足下若聞諸鷹師以被告示則摘其方論中不易識者它日可問之也諾否如何

安期曰僕不知鷹知鷹者不來行中奈何

先生曰貴國陣法有紫陽大君序是何王之親族乎敢問

安期曰我國無紫陽大君必誤書或傳訛也

先生曰此書纔一冊有五行陣法及行伍旌旗鼓角之節制貴國板本今見在本朝何曰無之乎景泰年中人也

安期曰然則或其別號故未聞也大君職名無紫陽

先生曰馬喫躑躅花則中毒或病或斃與羊不異想貴國馬亦然乎欲解其毒救其死而未知藥請示其藥方爲幸救物者廣仁之端也勿爲靳固可也



安期曰未嘗見啜躑躅而病者未嘗知救藥云  
先生曰躑躅花者杜鵑花也可得其旨以問馬醫  
安期曰杜鵑與躑躅不同躑躅有毒杜鵑花則食  
啜不妨云

安期曰不佞來此後識字之人必求詩文雖不識  
字者亦求拙筆異邦新知有求於我義難拒絕是  
以一日之間作詩文幾至數十篇揮拙筆幾至七  
八十幅至夜分不得寐然而未及應者亦多紙之  
積及肩矣是以紛紛無暇尊太公前日之惠詩尚  
有一二首未和公二難疇昔之篇亦未奉謝幸須

諒之稍圖隙當爲之耳曾聞車天輅五山公來貴  
邦爲我任力能優爲云僕則如此可愧微才之不  
及古人也然僕則又兼書寫之事故益無暇給耶  
先生曰所言固宜然前日余所告倩書之懇求勞  
足下蓋是而已車天輅之俊才於足下今又見之  
可以嘉獎及閑暇可和未酬之卑韻所俟無它想  
其日光道中有遑則疊和優乎有爲也且明日春  
齋考槃應宗太守之招赴焉若謁竹堂君則足下  
爲先容幸幸如吾兒輩之所告  
安期曰車天輅之詩今有流傳者乎

先生曰不多

先生曰借宗太守便漫呈卑詞于申竹堂今暮已得賜和章感刻感刻雖以太守奉謝之猶復憑足下欲傳謝語善達之惟幸

安期曰申竹堂願見公父子得詩實如披霧公須更以詩投之竹堂不厭僕屢更也謝語當告之如教

先生曰本邦畫師狩野探幽初謁足下云爾

安期曰異地奇遇良幸良幸筆端風雨可得見乎幸傳道之

安期曰欲以數幅携歸故國我當以拙詩報之

先生曰可求畫樣

安期曰隨其所長何必樣為然山水翎毛吾所喜

安期曰先生作我真贊書其上又大幸也此時安期請探

幽求其寫真探幽即座描之

先生曰足下之書肖需拙贊雖然自贊可也歟如

何若強之不肯辭乎余亦有請倩足下以余所有松竹梅之贊求竹堂君之迅筆是所欲也足下為

余點頭乎否

安期曰自贊不難而必需公者豈無意乎幸毋吝

一揮筆松竹梅繪明朝送于僕處此甚非難也  
先生曰壽像之拙贊任其求所不辭避也所請之  
松竹梅贊覓竹堂申君之筆今足下諾之幸幸多  
謝明且可送呈足下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終

天保二年卯十月念日夜於燈下書寫之

中村萬喜直衛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目錄

雜著六

- 本朝年中行事畧
- 本朝四禮儀畧
- 本朝地理志畧

直道謂右載日本國事跡考行于世予向  
書寫之事跡考一卷天皇歷代執政及柳  
菅歷代文人歌人善書才女良將勇士地  
理志畧年中行事畧四禮儀略等也以故

爰省之跋曰右日本人物地理節序并四  
禮儀等因朝鮮官使申竹堂之求而附李  
知事投之寬永二十年八月十三日

春齋

考槃

天保二 辛卯冬十月二十一日書之

中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二

雜著七

軍書題說十則

軍禮

周之五禮軍居於其一則軍之有禮尚矣所謂兵  
車不式介者不拜圮上老人之記將禮細柳將軍  
之見天子是皆其一端也 本朝吉備公歸自中  
華進其所習唐禮百餘卷軍制亦在焉聖武帝甚  
嘉之舉國以為矜式及王澤竭而武人自恣莫知  
其法後世兵家或有妄作者什喪其七八焉得為

禮惜哉今此所著其可否雖未遑論辯取舍然軍禮之名猶在則他日節制之將其亦有求其實耶是亦告朔之羊之意乎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其可不思乎

### 軍祭

古人於田獵猶有祭祀況於大事之戎乎故夏訓有賞祖戮社之誓秦誓有顛帝宜土之義逮於戰國秦漢之際雖不若古而或有依託之以勵衆行術者由單保即墨立一卒以爲神受其教是行所以愚士卒之術也沛公之立也祠黃帝祭蚩尤於

沛廷而纛鼓旗幟皆赤所以專入志氣畏人耳目也行師者不可不知也若夫八公山之草木也曷皆兵乎秦人驚怖而眩惑五百負之神人也是何爲乎番部駭潰而奔敗是無他天意之順與逆也然則無名之師不義之兵雖用大牢神其吐諸故曰成敗由天非人力所得而與者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今於軍祭亦然耶或曰本朝振古以武甕槌經津主二神爲軍神如何曰天孫之際也有不順皇命者所謂大物主神是也於是遣彼二神征之已而天孫治豐葦原之國其後神武帝之東

征也復得武甕槌之劍以平中州神功后之西伐也亦假往吉鹿嶋之力以取三韓爾來立二神以奉之是國俗所傳遠矣

### 陣法

案續日本紀天平勝寶八年六月始築怡土城令大宰大貳吉備朝臣真倫專掌其事焉天平寶字三年令大宰府造行軍式四年十一月遣授刀舍人春日部三閑中衛舍人土師宿祢關成等六人於大宰府就大貳吉備朝臣令習諸葛亮八陣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由是觀之 本朝先是雖有

陣法而到于吉備公蓋詳矣夫陣法者權輿乎黃帝風后始畫井田寓兵於農其法兵家謂之握奇及太公之治齊專脩井田之法有事則以之爲軍法故以井田爲軍法是周官之遺法也春秋之時鄭之魚麗荊之前茅晉之三伍孫子之卒然皆臨時處置之謂也至若漢擊項羽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羽之卒可十萬信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垓下論者以爲戰法如畫其後高祖令張良韓信論

次兵法其書世不傳焉三國時諸葛孔明以天下  
之奇才作八陣圖於魚復浦縱橫皆八外列二十  
四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所謂八  
陣也每以二陣相從一陣之中又有兩陣一戰一  
守中外有輕重之權陰陽有剛柔之節彼此有虛  
實之地主客有先後之數但以進戰言之則二十  
四陣之遊兵皆列在外以屯營壘言之則二十四  
陣皆在中壘所以言八陣者內圓而外方也唐李  
靖本于孔明之法作六花陣十二將兵曰四奇曰  
八正以步人爲正馬軍爲奇四奇一曰前奇二曰

右奇三曰左奇四曰後奇八正一曰先鋒二曰左  
角三曰右角四曰右爪五曰左爪六曰左牙七曰  
右牙八曰後軍常以一奇當二正前奇當先鋒左  
角右奇當右角右爪左奇當左爪左牙後奇當右  
牙後軍四奇取稟於大將八正取稟於四奇故正  
常以奇爲首所謂以寡制衆者此也居則各視其  
奇之所止出則各視其奇之所行則奇常居前卒  
然遇敵則觸處爲首凡法八變因敵變化循環無  
窮焉古人云黃帝風后作八陣以後寥寥無聞焉  
獨有孔明而已矣宜哉 本朝陣法之難知也後

世所傳者纔吉備公之萬一乎

望氣

夫望氣者蓋保章氏之餘流歟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觀妖祥以雲辯吉凶以風命乖別故星見大辰則梓慎知宋之將火歲紀玄枵則禪竈知楚子之將死梓慎望雲而知宋鄭之多喪師曠歌風而知楚師之無功且夫伯夙見楚氣甚惡則楚人衷甲將襲晉周大史聞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則知其當楚王身曹劌望氣之竭而敗齊軍李陵見氣之衰而斬軍中之女始皇雖厭東南天子氣而不

能制沛公蘇伯阿望見春陵而暗佳氣之鬱葱果光武出矣此誠於軍旅之事望氣亦不可廢也及李唐袁天綱李淳風僧一行之輩世不乏人矣本朝之仲滿赴唐留學改名朝衡世所謂安倍仲麻呂是也昌泰之際三善清行及子淨藏精於天文術數諸道仲滿之齋清明亦鳴于圓融華山之時其後世道么廢此道遂衰豈不悼哉昔漢之望氣王朔以李廣之殺降卒而知其不得封侯廣以爲信今若欲學望氣者宜鑒朔之誠乎嗚呼望氣望氣雲乎星乎天道遠人道邇雖然精微之人必



知天人一體之義

五音

五音之於兵道六韜載之以五音配五行以五行配五方而辯其生克決其勝負施氏講義劉氏直解論之已詳矣今按太史公之言曰六律於兵械尤所重故云聲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解者曰音尚宮則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之說蓋宮屬中央土主生長又載四行故吹律合

宮音故軍士和也商屬西方金主斷故兵士強也角屬東方木主曲直故軍士擾也徵屬南方火主燥怒故將急數怒也羽屬北方水主柔弱主幽闇故兵弱少威明也是以知之兵法不可不察五音也而其音甚微妙而難知焉故仲由之鼓瑟矣於孔門陳留人見螿蝦捕蟬而彈琴中即聞而以為殺聲可謂莫顯乎徵本朝之昔所傳稱掃部頭負敏授自廉承夫善知音彈琵琶絲竹家秘之世罕知焉絲竹之於兵道雖似不相與而八音與政通則聞音知吉凶一也耶

符咒

夫兵之有符也不可不察焉無忌奪晉鄙符以救趙漢祖取淮陰印而制楚千萬之衆隨一符之所存則其爲用也亦大矣若夫太公所謂陰符者又深密哉兵法謂之鈐決之符且夫咒者與祝字相通而雖爲祭主贊祝之詞然又爲軍中之密語則非無所由也所謂申叔展之麥麴有山氏之康癸張良陳平之耳語曹瞞之雞肋之屬皆廋隱之詞譬如世俗之謎子歟蓋其機不密則事不成豈可洩乎今夫符之於咒一也所信爲符所唱爲咒方

術家謂之越方又號禁架其符謂之丹書所以使令鬼神厭殺人物也東漢張道陵始受老君之正一盟威秘籙三清衆經符圖自是傳其術者召撒鬼神之書其字似古篆不可解也謂之符籙於是攘邪崇除疾病或書符以咒之或用符水而飲之然其惑人亦多矣本朝自浮屠氏之來而後人人皆信之故役小角泰澄之輩雖以咒術稱于世然本是仙風道骨遊於方外者也而浮屠氏推以爲我徒爾來彼秘密家與陰陽家者流共混同各以其所說誘國俗徃徃書佛菩薩鬼神之文以爲

靈符又唱其稱號以爲陀羅尼神咒其說云用此符者降伏妖恠化爲吉祥急急如律令又云咒是鬼神王名號稱其王名則部落敬之故能降諸鬼魅或云咒如軍中密號唱號相應無所訶問又咒者願也佛菩薩願衆生皆如我成佛故能誦咒則所願無不然也彼復舉一菩薩之名云梵語摩利支此翻陽炎此天恒行日月之前不可見不可捉火不能燒水不能漂如陽炎也離諸怖畏能令人於水火盜賊怨仇軍陣皆可隱身其咒曰唵摩里支娑縛賀若此之類雖甚多今舉崖略以發彼頭

腦有意于此者可不察乎雖然河圖曰玄女出兵符授黃帝以殺蚩尤王翼之中有術士主爲譎詐依託鬼神以惑衆心則又是一術也歟吁兵者不祥之器而符咒亦不祥之具也不得已而用之亦何快於心哉於是思之本朝之邃古天照大神取天真鹿兒矢而咒之曰天稚彥其有黑心耶斯箭如破若其有赤心耶必不中焉遂投之其矢墮自天而中天稚彥之胸乃死然則咒之所由來久矣

團扇附鞭

團扇者何也主將所執而麾也昔者周武王之至  
牧野也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八百諸侯皆聽  
其誓於是遂克商而天下定解者曰旄軍中指麾  
白則見遠也其後諸葛武侯與司馬仲達戰于渭  
濱也乘素輿著綸巾捉白羽扇指麾三軍子美所  
謂指揮若定失蕭曹是乎大元將軍伯顏之下江  
南也詠其鞭曰雖然三尺無鋒及百萬雄師屬指  
揮扇之與鞭其用雖異臨時而所麾其揆一也是  
武王白旄之遺意也或曰本朝有兵法雜書云  
世傳神功皇后始得張良一卷書秘之不傳於世

獨應神帝受之帝崩其書泯焉爾來大江維時得  
此書于唐國傳至於匡房時源義家累世將族也  
而不知字於是請匡房以國字譯解此書事以聞  
天子可之以應神之所秘故匡房詣男山授義家  
此書非三略又非素書別是一書也書中有團扇  
之事然則此書為張良所得則團扇亦張良所為  
歟曰否此不足辯也世之無知妄作者皆附託先  
賢以誣聾盲抑又妖僧裨沙門之所造乎里俗所  
云張良馬前占以黃石為觀音之類也世有靈墓  
經者相傳以為張良所作然誠意伯劉基謂非良

之所作且夫君子猶疑三略况素書乎而况靈柩乎况復於其餘不足云乎

甲冑 附兵器

古者三甲以革爲之犀甲壽可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後世乃用金鐵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按說命曰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者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武成曰一戎衣天下大定易太傳曰神武而不殺夫兵之不可容易用也見于經如此雖然不得已而用之則何無其備哉故孔子以暴

虎憑河爲戒則甲冑爲周身之防亦切矣及戰國時如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荷戈冠鞬羸三日之粮又甚哉 本朝昔天照大神聞素戔嗚來乃設丈夫武備躬帶劔背負鞞臂著鞞手握弓箭親迎防禦遂洗素戔嗚之黑心又神功皇后伐新羅時爲男東裝適當后之閑胎乃取石挿腰而祈之世稱此所以脇楯之作也善相公意見云 本朝戎器強弩爲神其爲用也短於逐擊長於守禦古語相傳云此器神功皇后奇巧妙思別所製作也故大唐雖有弩名曾不如此器之勁利也由是觀之

兵器服之在于 本朝也不亦久乎天平寶字六年勅諸州造綿襖曹二萬二百五十具遣于大宰府其製一如唐國之新樣因象五行之色皆畫甲板之形碧地以朱赤地以黃黃地以赤白地以黑地以白每四千五十具成一行之色寶龜十一年勅諸州鐵甲歷年而皆澁綻多不中用三年一隨其破宜脩之今之革甲牢固經久操身輕便中箭難貫而其功易成視之鐵甲則其費有省自今以後國郡之甲宜用革因以爲例是以乃知 本朝之中古於兵器之製亦不苟也降于輓近有鐵

炮者始傳自番國大明律已立火筒之禁本草綱目亦記火藥之名然其圖式載在全浙兵制及登壇必究等書曰鳥銃曰銅發曰鐵發曰佛即機曰百子銃曰碗口銃其長短若干尺其輕重若干斤或曰朝鮮國亦異其名其最長大者曰將軍機其次曰火燉炮其次曰石子炮其次曰三眼銃其次曰火炮其小者曰鳥銃其所入筒中之藥有製法彈子有數量焉此器於中萃雖未知所起然文天祥所謂砲火雷奔箭星飛是耶乃知胡元之世崖山之戰既有之也 本朝昔之兵書雖不載之而

今爲軍之巨器故聊記于此

旌旗附幕

周禮王建太常畫日月被交畫外龍降龍故左傳  
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蓋太常之  
上又畫星也本朝天子之旌旗上畫三光示象  
此也禮記前有冰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  
獸則載貔貅解者曰君行前驅舉此以警衆也青  
雀習水鳶知風飛鴻則有行列虎則有威貔貅則  
有猛各象其所見也雀鳶鴻皆畫於旄而舉之虎

皮貔貅或舉其皮或畫其狀春秋傳所謂前茅慮  
無兵法行則持五於溝坑揭黃衢路揭白水澗揭  
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是示其義也又曰行前朱  
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  
怒以朱鳥玄武青龍白虎爲軍陣象天也所謂鳥  
隼曰旗朱鳥是也龜蛇爲旄玄武是也交龍爲旂  
青龍是也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  
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也  
載此等之旗而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茲  
知古人之旌旗立象舉類而謹之如此唐太宗制

破陣樂舞前出四表後綴八幡左右折旋趨步金  
鼓各有其節此則八陣圖四頭八尾之制也李衛  
公於是以前旗之方色兵之分合定為隊法語在問  
對中 本朝昔有八幡赤白各四飛墜於筑州宮  
崎宮崎者應神帝之所垂迹也故號八幡大神及  
中世天子之旗以金銀飾日月源氏尚白平氏尚  
赤其末族家家各立幟紋不可勝數也行師者莫  
不崇此神嗚呼師之耳目在旗鼓豈可忽乎且夫  
幕者何也黃帝習用干戈誅蚩尤於涿鹿遂邑其  
阿然遷徙無常處以卒兵為營衛後世代之以帷

幕兵法曰軍幕未辯將不言倦故稱大將所在為  
幕府者雖有莫大之說而實取諸軍幕之義也高  
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也先是楚子有中權之法則計策者坐在軍中央  
亦可見矣或曰 本朝幕之制度表二十八宿如  
何曰吾雖未詳其真偽然陣法既以星配之漢二  
十八將以應二十八宿則軍幕亦宜然夫幕張于  
軍旅衛于將帥雖取法於星位又何妨哉古人制  
一器造一物必有所法豈嘗幕而已哉 本朝中  
古之禮式器械大抵習漢唐之儀而其間少用國



樣蓋隨時隨俗所沿革亦可知也

時日

孫子之論兵也，有五焉。其二曰：天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言用兵者，必順乎天時也。寒暑者，冬其之時也。時制者，陰陽四時之制，所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說起自風后。之孤虛書及范蠡之占歲，此其所流傳，未可知也。則豈又可悉廢哉。本朝之右能學天文陰陽推步風角歷數者，雖見于國史，姑舍是。天曆康保之間，陰陽頭平野茂樹陰陽博士道光最名于世。又吉備凡七世之後，賀茂保憲

傳陰陽于其子光榮，授天文於其弟子安倍晴明，皆善精其術。吁，近代何其無人哉。今若欲問時日，猶如與瞽者論日，喻歟。今姑以不避陰陽拘忌者，枚舉之。夫往亡之日，兵家所忌。宋武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慕容氏，甲子者，紂所亡，兵家忌之。後魏武帝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勝，遂破賀麟。鄧禹以六甲窮日理兵，以敗劉均。劉裕不避折竿沈幡之凶兆，以擊盧循而走之。皆是太公折箠毀龜之遺意也。耶沈顏曰：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

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  
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拘忌益深  
且吉凶由人焉繫時日然惑者不知其在入也有  
一不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  
有能以日時勝者乎頽之文雖繁以其切于時日  
故不能不載焉且夫尉繚子善兵者也然其言曰  
黃帝刑德者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  
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是以李筌曰  
有黃帝之道雖無符亦勝有蚩尤之暴得符亦敗  
觀此則黃帝之世雖有道甲之法星曜之書而其

爲攻戰之道亦人事而已矣善哉孟子不云乎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則言盡于此而已  
耶然有道于此亦一理也不知夫康節先生乎康  
節先生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用  
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而必行故鬼神敵也  
是亦可不思乎嗚呼時日用捨存於其人矣

松平越州刺史源定綱粗表出軍書之篇題以  
請余爲之說解兵者以非余之所知故辭之然  
請而不止於是考於經書粗爲記誦問彼議以  
已意未識謂大方之人何耶雖然只從臨事好

謀之聖言而受閔國承家之君命必其在刺史  
之功者耶豈小補也哉

元和五年孟秋二十五日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二終

天保二年辛卯冬十月二十六日寫之

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三

雜著八

大學異本考

按大學篇載在禮記自漢以來至宋初未有異論  
而二程始表章之以爲學者入德之門戶至朱子  
改正之作章句或問且補其錯脫於是古本有  
定本古本不分經傳分經傳則昉於程朱宋天子  
立朱子所定所註大學于學官天下宗之其後門  
人後學作其說者甚多大全所引諸儒皆是也弘  
治嘉靖年中王守仁據古本謂未嘗有缺脫而後

立致良知之學由是諸儒議論紛紛然尊朱子者  
守其說而不變慕王氏者談良知而議朱子且又  
鄭曉得一異本曰是賈逵本也真古書也雖然二  
千餘年此本不出而今始得出是亦可疑焉固如  
許敬庵之所云也余亦不之信也夫皇明諸儒每  
每所言必欲使當今超過宋朝後才亦多於先代  
故雖未議濂溪明道而於伊川朱子則或駁之或  
不滿之況其餘人乎肆口恣言而不措焉王氏門  
人殊甚且又所論無據則曰發某塚而得某書曰  
檢某家譜而知之或擬作而欺人或謂見之於某

碑碣比比皆如是而后筆諸書以傳於當世附于  
剞劂然則看者不可不察也今夫二千餘年以後  
賈逵大學本始出焉知吾儕之不悉信之也此等  
皆欲議朱子而不覺人之議已於其後也余只自  
幼學程朱書而慕聖賢道故先讀其說而后須曉  
經旨而已因記之論諸同志兼教子孫

此一篇寬永七年撰大學解時作之

又

余嘗見備前少將源光政家藏有石刻大學其卷  
首曰石經其卷尾曰永和七年歲辛亥王羲之寫

于六經閣其本文次序與朱子章句異而又與禮記鄭注本不同也今按是賈逵本而蔡邕所刻石經歟余家藏有百川學海其內載大學石經與光政石刻大學其次序不差又大明管志道所校註之賈逵古本亦是此本也其次序太駁相同其間小異者管氏所私改也想夫賈本石經其久遠未必信焉蓋明儒欲議朱註而妄訛之者乎然則此石刻亦是管氏之徒取拾義之舊文以為私證之一助者歟此本載論語顏淵問仁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與學海所載及管氏本相同

校四書人物考

羅浮子按人物考於四書可考其姓名事迹者猶有遺焉歟聊表出於左

互鄉童子 陳司敗 達巷黨人 太宰 孔子  
之兄 蘧伯玉使者 闕黨童子 亂臣十人之  
中周公太公散宜生等之外可救舉者 列太王  
王季恭伯于公劉虞仲之傳中何不別立考耶  
三苗 葛伯 顓臾 舜子商均 師尹 姜女  
趙孟 東郭氏  
告子 趙歧注云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各不

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或曰薛方山不列告子者何也或疑以浩生不害爲一人歟不然是別一人也困學紀聞有告子克

讀孟子大丈夫章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氣節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此度量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懷

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是等說話本於孟子之言嗚呼大丈夫所居所立所行皆由主一主一者敬也故聖賢而豪傑惟夫大丈夫乎

此一篇應井上河內守正利之求而淨書以投之乃裝潢之掛於床壁其淨書罹丁酉之災而副稿幸存

管丞相誕生考

仁明天皇承和十二年管丞相生掃部頭大江佐

國元永元年八月七日記云或人說曰菅原院者  
參議是善卿之宅也昔日其宅南庭有童兒齡五  
六歲許容止閑雅體貌奇偉是善問曰汝是何家  
之子奚自來遊耶童兒答曰我無居處又無父母  
欲以相公爲親也是善知其匪直也人而許之養  
之勤學研覃天才日新是即管丞相也佐國謂此  
說之趣是非不測○羅山謂世俗有北野天神緣  
起皆如或人所說蓋出自巫祝浮屠之口者也彼  
以此人爲累世儒宗故恠其所生以誣之爲神佛  
之依托而已

紀名虎卒年考

續日本後紀云承和十三年六月己酉散位正四  
位下紀朝臣名虎卒按俗說惟喬惟仁爭位賭勝  
負時名虎與善雄角力相撲名虎負而惟仁即位  
清和帝是也然今年清和未生何有名虎相撲乎  
其僞可知

僧圓載入唐考

按宋僧贊寧高僧傳云唐天台山禪林寺廣脩姓  
留氏早預道邃之門研窮教迹學者雲擁闕成三  
年日本國僧圓載來躬請法台州刺史韋珩請講

止觀千郡齋云云六學僧傳據焉開成三年當承  
和五年也與圓仁入唐同年也又按唐詩類苑詩  
雋類函云陸龜蒙聞圓載上人挾儒家書洎釋典  
以行更作一絕以送云九流三藏一時傾萬軸光  
凌渤澥聲從此舊編東去後却應荒外有諸生又  
奉賀圓載上人歸日本國云老思東極舊岩扉却  
待秋風泛舶歸曉梵陽烏當石磬夜禪陰火照田  
衣見翻經論多盈篋親植杉松大幾圍遙想到時  
思魏闕祗應遙拜望斜暉皮日休送之云講殿談  
餘著賜衣柳帆却返舊禪扉貝多紙上經文動如

意餅中佛爪飛颺毋影邊持戒宿波神宮裏受齋  
歸家山到日將何入白象新秋十二圍又重送之  
曰雲濤萬里最東頭射馬臺身玉署秋無限屬城  
爲艤國幾多分界是覃州取經海底閑龍藏誦咒  
空中散蜃樓不奈此時貧且病來捩直欲伴師遊  
顏萱送之曰師來一世恣經行却泛滄海問去程  
心靜已能防渴鹿聲喧時爲駭長鯨禪林幾結金  
桃重梵室重修鐵尾輕料得還鄉無別利只應先  
見日華生圓載謂顏萱曰舟人遇鯨則鳴鼓又曰  
日本金桃實重一斤又曰以鐵爲瓦輕於陶者故



萱詩中及此矣廣脩最澄共是道邃弟子也圓載者廣脩弟子也而其名播于唐國與最澄空海相齊惜哉其與皮陸唱和之詞章不傳於後世況於挾儒書乎

### 仁明天皇遺詔考

續日本後紀云嘉祥三年三月帝崩遺制薄葬綾羅錦繡之類並以帛布代之鼓吹方相之儀悉從停止云云按延喜十四年三善清行意見封事云仁明天皇即位尤好奢靡雕文刻鏤錦繡綺組傷

農事害女功者朝製夕改日變月換後房內寢之飾飲宴訶樂之儲麗靡煥爛冠絕古今府帑由是空虛賦歛爲之滋起於是天下之費二分而一云云善相公所言與仁明帝遺詔薄葬不同蓋本紀之所褒有太過乎相公豈妄言哉

### 小野篁遺跡考

小野篁者岑守子也按東州武人之諸氏出自小野姓者不少蓋岑守父子任奧州太守時其種類遺留者歟又足利學校世傳稱篁之所嘗居也後

爲學舍而居此者教授年久其牌記曰先生焉其  
流風可以觀也安房守藤原憲實寄進五經注疏  
以爲足利學校什物余嘗得見其書亦可嘉焉又  
案師鍊釋書有云篁不測之人也身在人間神遊  
冥府此何誣之甚哉彼聞篁世儒有文名而引之  
推入于浮屠以爲附會而誣世而已

高雄僧真濟事考

按朝日峯大鷲峯高雄山龍上山賀魔藏山此愛  
當山之五峯也按播磨相高雄山鐘銘序云愛當

之山神護之寺則高雄爲愛當之一峯明矣真濟  
俗號之曰柿下紀僧正天安帝不豫濟侍疾加持  
而遂崩濟既失志且俗傳稱濟見深殿后而感其  
色死爲天狗即是愛當山太即坊也俗呼魅爲天  
狗愛當寺緣起曰此山有榮術太即云

都良香卒年考

三代實錄曰陽成天皇元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乙酉文章博士從五位下都朝臣良香卒云云按  
元亨釋書都良香者京兆人也文才冠世仕到著

作即管丞相又良香之諸生也管公階爵日加良香不及怒棄官入山修練不知所終後百餘年或見大峯山窟中顏色不衰云余家有都氏文集不全然讀之則其博洽可以見焉誠是 本朝之儒者也託之神仙者後人之妄說歟遷怒于管相亦誣矣

紫式部事跡考

紫式部者鷹司殿從一位倫子一條官女也相繼而陪待上東門院父越前守為時母常陸介為信

女也其祖先者閑院左大臣冬嗣次內舍人良門左中將利基中納言兼輔因幡守雅正為時也後嫁左衛門權佐宣孝生大貳三位弁局撰狹衣舊迹正親町以南京極西頗今東北院向也此院者上東門院之迹又式部墓在雲林院白毫院南小野篁墓西雲林院淳和離宮也又式部受檀那贈僧正許可而入天台一心三觀血脉也初號藤式部以其記若紫卷故改今名或云藤花色紫故號又時人稱日本紀局一說為時作源氏而式部筆授云云

東鑑考

東鑑一部五十有二卷自治承四年至文永三年合八十有七年此中壽永二年建久七年八年九年嘉祿元年二年安貞元年正元元年無之此間廣常伏誅賴朝卒去政子死去賴經元服等事蓋脫落

東鑑未詳誰撰蓋北條家之左右執文筆者記之歟此中北條殿請文下知書狀等皆書平姓而不書譯又其廣元邦通俊兼等之筆記亦當混雜而在歟三十四卷以後者其文多畧且有重複誤出者焉

禪僧義堂在鎌倉時町野氏來令義堂見吾妻鏡此事在空華日工集然則吾妻鏡者町野家之所讀習也御成敗式目亦町野之所傳授云

吾妻鏡名者指東國云吾妻日本紀日本武尊東征時悲橘姬死而向東曰吾孀吾孀與吾妻相同又以鏡名書者我邦有水鏡大鏡增鏡等今此書爲關東之鏡戒故號焉蓋是相似温公之通鑑范氏之唐鑑張氏之帝鑑等之名歟

我邦自神武至光孝有書記實錄然字多醍醐以後無書記纔有假名草子及倭歌書而國家之治

亂君臣之興廢不知十之一二中間雖扶桑略記  
出然多涉浮屠氏之妄說不足觀之獨東鑑文章  
雖減古之書記實錄然其事爲有實乎校之源平  
盛衰記平家物語而彼此真偽亦可見矣

黑田筑州刺史令佐谷五郎太夫來就予讀東  
鑑不日而終合部及其將歸求予贈言於是不  
獲已書其少槩以與之

元和三年秋九月上漸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三終

天保二年辛卯年孟冬念八日抄出之中村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四

雜著九

拜尾陽聖堂

寬永六年自京  
赴東武時過此

己巳十二月六日赴尾州奉謁亞相時亞相在成  
瀨隼人正宅是隼人爲竹腰山城守塔故設饗應  
云云未刻亞相歸城余亦從入焉坐定而後拜孔  
子堂蔣繪塗小厨子形如堂在輿有金像堯舜禹  
周公孔子安其中前有机机上有籩豆俎瑚璉犧  
尊雷尊等其前有方机机上有筮筒阜龜背上又  
有香爐等左右壁畫五色樂器具其聖像厨前垂

金欄帳其堂有兩扉築石爲基高於地四五尺許  
堂下有花塢數畝其傍有文庫書籍殆及一千部  
及晚侍于食前海陸膳羞多矣且賜芳茗秉燭有  
樂五聲太平延喜青海波越夫新鞞鞞巫相手自  
彈箏樂闋余辭去於是使者山田次太夫來余旅  
宿賜白銀若干

武州先聖殿經始

寬永十一年作

武州先聖殿者文宣王之廟也余嘗獲賜其地而  
閱其基時尾陽巫相崇儒之餘爲余命匠師平內

大隅某以營構此殿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輪與  
翬飛不日而成其制異他非若尋常宮室之例也  
我朝昔雖聞有其名而如是之形模未之有也蓋  
尊閣聖像也平內氏始運巧呈力可謂奇矣巫相  
自書先聖殿三大字以爲額平內雕飾以揭之可  
謂壯矣巫相屢來遊見而嘉焉僉云東州州學之  
權輿乎其後一日幕下枉台駕入殿內以褒  
而稱善即座命余講書典乃蒙恩賜只是替古之  
力不亦幸乎於是我道之將行也可以待矣平內  
氏存乞書此事故任筆以授之

台駕入先聖殿

寬永十年七月十七日

征夷大將軍從一位左大臣源君肅詣東猷山  
東照大神君之原廟其還寄<sub>ソマツキ</sub>台駕于道春塾入  
先聖殿見聖像及四配位甚嘉焉乃坐<sub>マシ</sub>殿內因疾  
根少將藤原直孝古河侍從藤原利勝河越侍從  
源忠勝等從在戶外其餘從者多皆列于庭道春  
獻嘉菓時命曰五經之內當讀甚書道春執床  
上所<sub>レ</sub>有之堯典進而天威咫尺講論數行畢置于  
書床而退於是賜白銀五百兩于道春拜謝而退

于戶外又賜時服三領于永喜亦拜謝而退既而  
台駕出

聖賢像軸

寬永十年  
三年作

寬永丙子季冬朝鮮信使通政大夫白麓任統通  
訓大夫東溟金世濂通訓大夫青丘黃床來聘叩  
之則僉云東溟者儒者也故以吾家所藏聖賢圖  
像二十一幅請書于圖上於是表出古語并舊贊  
副其軸以遣之金世濂遂書而返之足以爲家珍  
聊記焉爲他後之證矣

石盥盤獻知恩院寬永六年

奉獻上石盥盤一枚者所奉為

一品前大相國源神君也先是尊像安置於知

恩院方丈室中而今住持靈巖和尚相攸于堂左

高處新營廟宇以奉崇之以為報謝之萬乙其志

可嘉余弱冠之後三歲始奉拜神君自爾承恩

眷待讀書其德澤終不可忘也於是謹獻石盤於

廟前聊擬芥暄庶幾使瞻仰伏拜之群衆不啻類

面濯手而已清洗其心而永稱神德也

詣東叡山并詩

壬申三月廿九日

四月十七日赴上野別業是日終霾午時前肅詣

東照宮是原廟也初藤堂高虎請造立之近歲降

台命鼎造以為輪奐按日光山就其葬處建塔別

營一宇謂之廟勅許賜宮號且營內亦有之楓

山亦有之皆巍然譬如平城有春日社長岡京有

大原野平安城有吉田社乎以有便于近故也方

今尾州紀州常州水戶江州坂本三河多喜同州

鳳來寺加州因州備州藝州奥州等皆有此原廟

蓋其國守雖媚于上旨彼是浮屠者所私所利其



費不知幾千億也十倍于歷糟鄙俚之叔孫通也  
姬姓諸侯在其國祭已祖而不得祭文王曷為不  
致思乎所謂原廟者非先王之所為也叔孫通之  
所奏議而創也奈後人之欺何哉於是詔天下建  
高廟以崇祀之未過百年以民不堪故廢而不祀  
方今之時諸方原廟光彩煥發其所領者封戶覲  
金尤夥多也雖然古來有驗諸大社久及朽壞者  
未嘗有省顧焉何哉夫日域者神國也靈威之不  
勝于武人則神不神也獨有伊勢內外宮效于清  
廟茅屋之制是可尚也其二千年來二百餘度造

替不如此宮一兩度之經始也吁東隣之牛不如  
西隣之禴神君在世常用儉約則其歆享未可  
知也歟然孝子神孫之感格于祖考者非他  
人之所議也闔國治平可以慶焉人心之亂不亂  
唯是神可以知焉敬哉

具瞻精爽與天通朱閣巍存東照宮初筮中旬  
靈庇蔭颯風偃草肅然風

告男怨以啓劄事

向陽生慶我以七秩壽之啓劄其竭力之不苟有

在焉夫惟漢唐以來爲臣子者曰上疏曰上表曰啓狀大抵多駢儷之語世號之曰播芳所謂宋播芳元播芳者皆此體制也古人稱之以爲駢四儷六錦心繡腸四六八六錦上攢花其所追慕而賞至於如此歟昌黎厭六朝之弊嫌唐初之俳一起駸駸以反之正徼千古故爲古今文人冠冕况又於其平生任我道乎雖然有時乎造儷語陳後山以昌黎析木天街星宿清潤北嶽鑿閭神鬼受職與曾子固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濤波不驚不以爲輕重我讀六經其間不能無相對之語

譬諸風行水上成文曰漣是風水無心于成文則自然之文也聲成文曰音則自節奏言語之成文亦然故渾然之中自有文章煥乎既有文則何不有駢儷乎然非若後世巧飾費功仄平逐句之流也向陽生注意於此我不可不告諭之且按禮古之臣子獻祝者唯言萬壽無疆言黃耇貽背言南山之壽不言其他蓋敬之至也今所呈啓札援尚函養老之事亦見其所無不敬乎可嘉焉

壬辰正月十一日

與男靖 七篇之內

孔頴曾思孟以來世無真儒廣川醇正雖然挾災  
異之術昌黎發暢雖然自文字而起其間異端乘  
豐而出孔孟之道稍衰矣痛哉天之未喪斯文故  
趙宋奎運之際斯文又起有周子者出接道統之  
緒得其所授者二程子也伯子二十二三歲著定  
性書示論橫渠古今言聖賢心者未有過此書也  
叔子十八歲作頴子好學論古今言聖賢學者未  
有過此論也其他少年英妙之輩雖不為不多碌  
碌不足數也夫伯子所云動亦定靜亦定廓然大

公物來順應則到老不變叔子所云其本真精其  
未發則五性具其動而七情出云爾是到七十餘  
歲亦不可移易故十有五之志至于不踰矩而不  
改焉是聖賢之意歟方今春恕守勝讀書記言年  
在志學而立之前可不致思乎今茲一二日又明  
年逝者不捨晝夜庶乎學與年共相長也顏子曰  
有為者亦若是勉哉  
功  
衛武老猶戒况乎養正蒙請看賢聖意日日敏成

寬永十九季冬二十九日

又并詩

我家考槃弱冠天性恬靜不求聞達唯好讀書以  
通大義頗涉經史且吟詩屬文常不離膝下我及  
嫡男向陽官遊有年彼不介于懷數歲之間執事  
者屢勸筮仕然不肯聽丙戌之年季冬九日俄有  
命令參府因強使祝髮更名春德乃提携共赴焉  
舉營皆注目即知其爲我子向陽弟也於是源  
羽林源拾遺阿豐牧阿對牧招之黑木書院以列  
居羽林與豐牧相揖遜羽林告諭疇昔奉命春  
齋既善仕加賜俸祿且宅地先是與我久同居故

也賜右近廩穀以爲年支月支申謝而退考槃未  
執謁然聞其名而及此蓋希世之舉乎雖管清公  
之受學問料不能過也惟夫雍髮者本朝中古  
以來之習俗也聖人猶其服也鄉何不從今哉韓  
昭不足言焉如瞿曇螺髻觀音寶冠文殊紺髮乃  
至達磨赤髭師範烏頭彭洪垂鬚則浮屠未必剃  
髮也如泰伯虞仲雍胥餘之隨時世李耳之蓬  
累同室救鬪之被髮則古人未必不有時而脫冠  
也故學者要知時若夫伯成子高楊朱拔一毛利  
天下不爲之何知時歟我聖人之從周即是從今

也溥天率土莫不率俾以官事毋盭也嗚呼不可  
逃天下之大戒者忠孝之道也慎哉懋哉耕千菜  
之幡然不可不思焉封于留之從容亦不可忘焉  
口占一章

文苑儒林有冠童治平幸遇軌倫同縱然不得用  
章甫姬國曾傳泰伯風

正保三年丙戌季冬中澣羅山叟書于武江城  
畔之小塾

讀男靖日食說

或曰日食無驗乃史之過也言晉書日食而不食

不書日食而有食共是史官之失也蓋其天道之  
常而不以為變也余謂不然春秋不書祥瑞而屢  
書日有食之是為變也天之示戒猶上之令下父  
之教子歟思而敬則轉禍為福也函三子所說已  
備矣本朝自神武至光孝史之所踵記昭晰矣  
後世之史不亦驟見焉况於天文道技乎聞花山  
帝病狂逃宮出過安暗明宅前日既暮暗明避暑  
仰見大驚曰天變急天子避位帝聞之走過又聞  
某博士逢譖隱匿副元帥平時賴微服巡諸州偶  
到其檐下博士語妻曰某星忽見是何事也執國

權者來此時賴掩耳而過它日召博士乃洗冤執  
奏回焉尚有若是之屬吾未聞之耳天文道殆掃  
地歟近世武夫專國士民尚利未嘗有慕古思道  
之政事何以於日食可憇且敬乎吁日食之變尤  
可恐天若彼小人不畏天其果如何司天臺無遺  
址視祿職掌廢失久矣是誰之過乎願得義和井  
石之輩而論天人同理之道

嫡孫春信講論語名義大槩

丙申七月三日聞向陽聚生徒十餘輩使之說朱  
子集註論語各探闡爲之次序春信可諧誦論語

名義而我招之于塾諸生侍坐聽者同在席既而  
小童捧書格論語在其版面春信今年僅十四歲  
對格閱書即微音唱論語二字乃述云元儒吳程  
據漢藝文志以爲論撰也次也聖門弟子撰次孔  
子問答之語故名焉於是其所及何寧之所序孔  
侃之所疏陸氏之所音釋柳宗元之所議邢昺之  
所解皆粗述了卒歸于程子之所定斷且首篇孔  
子語次不載顏子語孔顏一體其間毫髮也而載  
有子曾子語則彼門人所崇有子曾子之證也雖  
有魯齊古之不同到鄭玄考三論而合之行于世

者是也朱子亦從鄭本也 本朝昔應神帝時百濟國王仁齋論語本文來貢以獻是典籍來自異邦之始也爾來王公卿大夫諸儒博士乃至士庶人讀之者悉皆無不從何皇邪之注疏其後朱子集註來自宋國朱子賢人而集諸儒之大成寔是學者之大幸而闔國之所受教也聖道之所以行于後世也朱子并學庸孟子以爲四書大明太宗皇帝以朱子得聖人之心故命名儒四十餘人本於集註分附諸家說爲四書大全播於天下又按古人多指論語以爲傳雖然此書在九經之中久

矣中庸序稱其見於經曰允執其中云云是堯曰篇之語也趙岐曰論語五經之韜鑰六藝之喉襟也舉世所崇信固宜哉勿論焉件件所諸述吾伊傾耳而不奪講序說者之口舌讓之於後次也言將畢時云對此書聖人之語則思我耳聞人人之問則思我口問如此雖千歲之遠此心惟同則通其心在得其言語也聖人之心與今人之心果一也是聖學也此首篇所云學習須勤勵也言畢從容少退小童取格而收一童更持格以出伯元等順叙講序說未半我早入房昔秦延君註堯典二

字至十餘萬言而君子譏其繁其不繁不略而簡  
且精者難哉今春信說論語二字約而詳不失其  
叙雖不及簡精然可免延君之譏可以嘉焉他日  
春信講子思之書則中庸二字解不偏倚無過不  
及而平常之理可考石氏輯畧并取朱子之說其  
簡精真實得于心味于腹而能知能行也庶乎至  
於遠大是我所期也可以祝焉

右講後翌日書以授之須爲勤學之警可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之六十四

抄寫之于時

天保二年卯年十月晦夜

中村萬喜直衛



